

向以鲜 著

唐詩
陈
撒
曲



我们的灵魂无处安放
就让它安放于唐诗吧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

向以鲜 著

唐詩 陈 撒 曲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弥撒曲 / 向以鲜著.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4. 11

ISBN 978-7-5473-0733-5

I. ①唐… II. ①向… III. ①唐诗-诗歌欣赏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269 号



唐诗弥撒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56 千

印 张: 10.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33-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52069798

序

胡 亮

“如果没有陈子昂”，我学着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口吻说道，“很有可能就没有李白。”话音未落，诗人向以鲜马上附议，那速度，像是我刚刚附议了他的某个观点。这个交谈的小花絮让我感到讶异而亲切。晚风送来阳台之爽，出春入夏之爽，当他再次约写文字，我发现我的拒绝犹豫不决：可能已经有某种力量在摇晃我的态度。早在1986年，向以鲜就以《割玻璃的人》、《偶然》等诗名动江湖，他此次出示的《唐诗弥撒曲》共计三十二首，有八首关涉陈子昂，另有一首化引贾长江。陈子昂，前奏也；贾长江，变徵也，两者之间夹着一个胖乎乎的盛唐。这两位看似不相及的古代诗人，似乎仍旧行吟在涪江之畔：他们甚至已经邂逅，也许就在我恰好喝完酒的董家巷。而我终有文字的冲动，难道是因为向以鲜写及了我的这两位“乡贤”？我乃这样一个读者：坚持由作者中心主义向文本中心主义缓慢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地剔除读者中心主义的误会和附会。这也许亦是批评应当恪守的道德。我亦深知，批评的失败，往往不是判断力出了问题，而是道德出了问题。我终有文字的冲动，当然还有更加重要、更加本质的动因。也许，不是陈子昂，也不是贾长江，而是某种由内及外的风格，向以鲜的风格，唤起了我对当代诗某个方面的敏感和奢望？

回过头来看看，北岛也好，多多也好，那一代诗人的写作，确乎具有宿命的过渡性特征。他们虽然能够直面中国现实，却几乎彻底放弃中国修辞，尤其是西风东渐之前的古代修辞，至少在修辞层面丧失了自己的“身份”。通过他们的写作，在汉字内部层层包浆的诗意之穗，突然遭遇了他者(the other)之镰。在逻辑性句法和词法规定下的西方修辞，犹如

急救性的血浆，固然带来了新的有机体，却严重忽视了汉字干细胞的自我复制能力(self-renewing)。所以，当代诗的发展，至少说在某个向度上的发展，必然将以对这个问题的深刻反省作为前提。当陈东东写出《独坐载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柏桦写出《望气的人》，陆忆敏写出《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宋氏兄弟写出《家语》，钟鸣写出《羽林郎》和《枯鱼》，我们就已经看到，文字、趣味、氛围、怀抱，也许还有某些方面的怪癖，在亦新亦旧之间，甚至在亦西亦中之间，呈现出来多么“空翠”而“孤悬”的可能性。向以鲜曾与钟鸣、赵野、邓翔合编《象罔》。这本独到但难以见到的刊物，即由向以鲜命名。“象罔”出自庄子，就像“混沌”一样，既是虚拟人物的名字，亦是某种生命和思想状态的隐喻。宋人吕惠卿就曾如此解读：“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皎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从向以鲜《晚霞》一诗的注文来看，他很可能倾向于如此认为：象罔者，虚无也；玄珠者，心也，道也，诗也。那么，也许他会说：诗就是虚无主义的产物？向以鲜曾与诗人潘家柱、傅维、孙文波合编另一份刊物《红旗》，就是这个孙文波，近来亦曾对我坦言，他愈来愈倾向于如此认为：诗就是虚无主义的产物！就在《象罔》陆续推出各期专辑前后，向以鲜与前述一拨诗人颇有从：美学上的呼应、往返与交错，必然使得他们各各获得心灵之福和文字之缘。从美学代际特征来看，向以鲜亦同属“第三代”，只不过他并没有太早交出一把尖尖角，在风起云涌之际，求得作为一个“历史性”诗人的峥嵘。后来，向以鲜更是避居于传播学的郊区，在石刻与古籍的烟海里修持一颗虔敬之心。如果还真有研究当代诗的“学者”，他也已经被这些“学者”淡出了视野，如同他自己写到的“细澜多么孤独啊”。三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时过境迁，风流云散，我们的诗人向以鲜积石如玉，忽而写成《唐诗弥撒曲》，就像是一次迟到而必然的酬答。

向以鲜系王达津教授高足，算是闻一多隔代弟子，对唐诗素有研究。组诗《唐诗弥撒曲》虽然主要在最近半年写成，但是其中《苏小小》一首却完成于三十年之前。《苏小小》是对李贺《苏小小墓》的今译。没有什么必要再去挑剔向以鲜对原作的亦步亦趋，我们应该惊叹的是他对李贺和

李贺此诗的选择：似乎在写作之初，他就试图凿通古典性和现代性之间的花岗岩。多么奇妙地，向以鲜带来了（或者说发现了）双重的美学逆差：《苏小小》的古典性，以及《苏小小墓》的现代性。四年后，向以鲜又陆续写出三首，直到最近半年写成全部三十二首：在“泥”与“隔”之间，诗人渐渐抹去针眼与线痕，一次起步于“今译”的尝试，终于蝶变为古今穿插意义上的成批量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写作。正如法国符号学家和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谈到的那样，此一本文终成为对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像是一件“镶嵌品”。中国台湾旅居加拿大诗人洛夫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唐诗解构》十一首，以及福建诗人林仕荣所作《溯诗》九十七首，都是此类写作。今年春天，我与苍耳、向卫国诸兄漫游到闽南漳州，得遇林仕荣，席间谈及《溯诗》，我曾说到：“此类写作，不可无人，不可无我，当如两镜互照。”让人欢喜无尽的是，向以鲜果然在注文里引出唐代释澄观《华严经疏钞玄谈》，“亦如两镜互照，重重涉入，传曜相写，造出无穷”。如果必欲曲尽幽微，我和向以鲜的观点，还可作更细更深的分辨。我的意思是，本文（此诗）与其他本文（比如“万能的唐诗”）当如两镜互照；向以鲜的意思是，卷上与卷下、正文与注文（均同属一个本文）当如两镜互照。如果归拢我俩的意思，就可以这样讲，《唐诗弥撒曲》已然是三镜互照，光与色，重重交映，形成了若干个指向过去与当下的“影复现影”的诗意空间。换言之，向以鲜既陷入了唐诗的深渊，也陷入了己诗的深渊：他似乎已然剔净“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在这几个深渊之间自如地转换，轻盈地往来。而“其他本文”的深渊也可肥可瘦，他左搂右抱，享受不尽，也可以念头一转，拔腿就走。由此亦可看出，《唐诗弥撒曲》重构唐诗的高尚之境，具有显著的“非个人化”（impersonality）倾向，但又较为成功地避免了非个人化写作有可能出现的恶果“作者之死”，即再也没有原创性。这批作品，正所谓学人之诗也，亦所谓诗人之诗也。向以鲜与陈东东、柏桦、陆忆敏、宋氏兄弟等诗人同步展开自觉的写作，虽然拿出作品较晚，但是他们一起重现了汉风之美与乡愁之亟，不仅如此，他们还一起证明了中国古

代文化对当代人的挽留和转塑。意义是巨大的：他们的写作，清晰出示了汉语和汉文化的胎记，可以比较正式地中断北岛们开创的过渡性时代。

前文已经有所暗示，《唐诗弥撒曲》不仅是一组诗，而就是一部书：因为诗人为三十二首诗配置了一百十一条注文。诗加注，合成书：就像诗人与唐人之间的秘札，我曾建议此书就叫《云书》，惜乎没有得到各方面的认可。很多人都曾经谈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奇怪的野心：“用引文构成一部伟大著作。”而向以鲜几乎就是这样做的，他用注文(亦含有大量引文)构成此书。这些注文就像由正文引发出来的学术性札记，庞杂、偏远、生冷、旁逸斜出、浮想联翩，几乎拼接成一部中国的(主要是唐代)民族史、风情史、语言史和文化史。诗之有限就这样被导向无垠：每一个词语都将是“万卷中的一个词语”。向以鲜把这些注文称之为“镜铨”，又可称之为“铨镜”，这个词来自南朝萧梁文人王筠的《为第六叔让重除吏部尚书表》，后来元稹和杜甫亦曾明用或暗用之。向以鲜的这种形式感既沿袭了中国古代的“疏”与“集注”之传统，又似乎受到过柏桦奇书《水绘仙侣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的影响：后者吸收和转化冒辟疆的回忆录《影梅庵忆语》，为一首诗配置了九十九条注文。这种新的做法，“刚刚打开描金嵌银的画屏”，或可逐渐成为时尚与流风。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新诗那羸弱而痉挛的肌腱，终于可望拉动文化和历史的集装箱。新诗始有大容量。另外，柏桦写到董小宛，而向以鲜则写到冯小青和苏小小，在我看来，董小宛亦不过就是冯小青，冯小青亦不过就是苏小小，这些风尘、诗书和爱情里的玉人，历来就是中国文人的“影恋”，就是我们难以释怀的“水仙花情结”。她们的夭亡，乃成千古恨，万古愁。陈寅恪先生以衰目瞶足之年而著《柳如是别传》，亦为感惜她们的“绝命从容”。此已是闲话。对于这篇小文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柏桦之书充满了江南的柔逸之气，而向以鲜之书则充满了唐之呼吸：光英、秀拔、明快、爽朗。一阴一阳之谓道：两部书并观，可得中国古代文化之盈虚。

关于向以鲜,诗人柏桦曾回忆说,他的眼睛总是浸满泪水。这泪水之源,是激动,亦是哀痛。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黄河冰合鱼龙死”,想来诗人激动日减,哀痛日增,虚无感已然侵入五脏六腑。风雅断绝,礼乐崩坏,故乡已如背影,诗人无非遗民。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曾经说过的那种“乡愁”,必将紧抓住我们当风凌乱的肉身。已经无路可逃,剩下来的是什么?对了,除了招魂术,就是弥撒曲。江南也罢,唐诗也罢,各取各的心仪之物。唐诗的朗照让诗人回到寂静、寥廓和明亮,就像回到故乡,但我们切不可轻于宽怀,因为“在才华散尽的修辞中”,向以鲜已经看清他自己,以及很多——如果不是所有——当代人的命运:“永失我心”……

2014年5月14日

胡亮,生于1975年。青年批评家。著有文论集《阐释之雪》(2014)、《异化之异化》(台湾,2014),主编《元写作》5卷、《乘以三》1卷。曾应邀参加洛夫国际诗歌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现居遂宁、成都。

目 录

序 胡亮 /1

卷上 吟咏：三十二个音节 /1

唐诗弥撒曲 /3

一、那时月 /3

二、铜太阳 /3

三、云书 /4

四、望长安 /5

五、胡姬、侠客或诗人 /5

六、剑舞 /6

七、将军归来 /7

八、阳关三叠 /7

九、迦陵频伽 /8

十、豹隐 /9

十一、诗僧 /10

十二、孤舟 /10

十三、凿像 /11

十四、钟声 /11

十五、空山 /12

感遇·陈子昂 /13

- 十六、毁琴 /13
- 十七、女王 /13
- 十八、修竹 /14
- 十九、凤凰 /14
- 二十、怀念 /15
- 二十一、塞外 /15
- 二十二、囚禁 /15
- 二十三、夜色 /16

瞽 /17

- 二十四、夺目 /17
- 二十五、心鼓 /18
- 二十六、盲窗 /18
- 二十七、晚霞 /19

月亮锄 /21

- 二十八、无色之马 /21
- 二十九、尾生 /22
- 三十、月亮锄 /24
- 三十一、苏小小 /25
- 三十二、水果 /26

卷下 镜铨：三十二个幻象 /29

- 一、那时月 /33

[弥撒曲][那时的月][捣练][哥舒翰][突厥刀]
[西洲][辋川修篁月如弓][长啸]

二、铜太阳 /43

[铜][唐铜][铜声][朝贡][忍冬纹][羲和]

三、云书 /49

[云][云书][突厥][桐叶][雁足][伊阙]
[敦煌][珠胎夜雨]

四、望长安 /57

[葱岭][丝绸树][粟特人][龟兹乐工][高车 天竺
楼兰]

五、胡姬、侠客或诗人 /63

[胡姬][侠客][影恋]

六、剑舞 /68

[剑器][狂草]

七、将军归来 /71

[边塞诗][鹧鸪][无定河]

八、阳关三叠 /74

[阳关曲][摘柳][大漠孤烟]

九、迦陵频伽 /77

[妙音][螭吻]

十、豹隐 /79

[楚辞深谷][南山豹][豹纹][豹房]

十一、诗僧 /83

[寒山拾得][推敲][曲径禅房]

十二、孤舟 /86

[孤悬][舟横][鰕鱼]

十三、凿像 /88

[石头与人][石刻信仰][即石凿像][犍陀罗][鹿野苑]

十四、钟声 /96

[形而上的钟][云外钟声][枫叶渔火]

十五、空山 /99

[空翠][空山万象][蝉与鸟][蚁与梨]

十六、毁琴 /102

[感遇][千缙之琴]

十七、女王 /105

[武则天][奉先寺][上阳宫][青柯孤鳞]

十八、修竹 /109

[东方虬][竹]

十九、凤凰 /111

[苍梧][交颈刷尾]

二十、怀念 /112

[黄金台][登幽州台歌]

二十一、塞外 /115

[居延海][大散关][渔阳][征旆]

二十二、囚禁 /117

[狱中][书床]

二十三、夜色 /118

[诗人之死][风泉月露]

二十四、夺目 / 119

[唱和][楚辞与唐诗][鼓][瞽][双瞳]

二十五、心鼓 / 126

[鼃][蚩尤]

二十六、盲窗 / 128

[占梦][太阳梦][石鼓]

二十七、晚霞 / 134

[离朱与象罔][无明][怀沙]

二十八、无色之马 / 137

[白驹][风幡][庄子与唐诗][逝者]

二十九、尾生 / 141

[抱柱信][头发]

三十、月亮锄 / 144

[南山][月亮或锄头][陶渊明与唐诗]

三十一、苏小小 / 146

[小小考][小小缘][梦中]

三十二、水果 / 150

[少年游][周邦彦与唐诗]

卷上
吟咏：三十二个音节

唐诗弥撒曲

一、那时月

那时月可不是这样子
它只须从黛云的边缘
从深锁的重楼 纵情的花园
露出一段残辉
就足以刺瞎世间的满月
那时月喜欢在捣练的子夜出现
素缟在空明中飞舞
与砧声和渴望交织
那时月也有仓促的时候
照了长城外哥舒翰的弯刀
又照耀西洲的画舫
诗人杯中始终少一个影子
还有一位住在辋川的居士
以幽篁拨响长啸
此时 月不是月
而是长夜的一张弓箭
弓已拉满弦 弦断万壑风

二、铜太阳

都说太阳是金子铸造的
这只是众口相传而已
唐代的太阳 是用铜锻打的
各种各样的铜

沉重而夺人魂魄的铜
轻盈如羽毛的铜
以及从罗马、波斯或锡兰朝贡的
青铜 红铜 黄铜或白铜
铜的光芒常常从战鼓
和镜子的背后射出
在浩瀚的映照中
世界被镀上一层铜质的忍冬花纹
即使是黄金 也要亮着铜的光泽
一匹瘦削又傲慢的骏马
嘶鸣中竟然带着铜的回声
当你昂首天外时
如惊雷滚过晴空的
正是羲和永不停留的龙辇
世人都知道 那六条龙也是铜铸的

三、云书

六世纪的人不常写信
七世纪的信札突然多起来
当突厥的血液和汉语交欢时
氤氲皆可传书
御河的桐叶写给来世的情人
雁足上的相思写给自己
更多的时候 人们愿意把书信
镌刻于伊阙宽阔的波澜
埋葬于敦煌的沙砾
在写给风蚀写给灰烬之时
也写给未曾谋面的子孙
见不见面又何妨